

花谿集

提要

其當作某或作愚謹案花谿集三卷元沈夢麟撰夢麟字原昭

吳興人舉至元己卯鄉薦授婺源州學正遷

武康令至正時解官歸隱明初以賢良徵辭

不起應聘入浙閩校文者三為會試同考者

再太祖稱之曰考試官然知其志不可屈亦

不强以仕年垂九十而卒是集為其玄孫江



西按察司僉事清所編詩文四百二十四首
夢麟博通羣經尤邃于易與趙孟頫為姻家
傳其詩法七律最工時稱沈八句劉基早與
之遊嘗寄贈曰杜陵老去詩千首陶令歸來
酒一樽其文其人具見於是矣乾隆五十一年

年二月恭校

原序

昔人謂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然則君子之所由其有
要乎噫難矣哉先輩之人學博而用周資深而積厚得
志於時有所敘述諷詠典則之製成和平之音著間或
酬應無故道焉不得志而隱約於下亦率如是以自表
見士林傳之後生仰之槩諸平生未嘗規規著述而垂
聲文苑則擬之立言可也謂之不朽亦可也雖然抑有
幸不幸存焉竊觀往世唐宋之文盛矣大家顯人昭昭

可數其他刻意文章篇目浩瀚具在藝文等志孰能盡見之哉蓋并其初稿而亡者多矣譬諸斷梗漂木泛泛烟海雲濤之間非無美材異質然倏忽蕩散莫知所之其有沈沒沙石久而獲出因有居士之題假山之號豈非幸哉文章之顯晦蓋亦有然者甚乎其為難也元之世文好贍蔚論者謂南賦理而北雄剛格致頗不同文儒善以才自馳騁晚值改物濡化更務本實蓋文之不可泯者若吳興夢麟沈先生其人歟先生精易學舉後

至元己卯鄉薦授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至正多故解官歸歸安花谿故里時誠意伯劉公遊宦閩浙與世齒齟每相依谿上嘗寄贈云杜陵老去詩千首陶令歸來酒一樽其評品許與至矣國初以賢良官徵先生辭疾不復仕退以詩文自娛三枝文闥浙再同考會試高廟禮重之面稱為老試官年垂九十而沒先生博學厚積得志之日少隱處之日多感遇酬應富盈卷軸有花谿集藏于家尚論文事可謂老而成矣不意家罹禍子孫

謫戍北鄙集遂散佚近歲先生之玄孫刑部郎官清錄
囚南畿過故郡訪求士大夫家錄得今本什一千百耳珍
藏惟謹請言以弁其首予謝病索居乃縱觀馬馴狎仙
禽迴翔于野未見凌霄之勢然羽儀楚楚精神俊逸自
是出塵物也聞翰苑鉅儒欲選類國朝文字其能遺於
斯集哉予喜先生之有遇且彰清之能孝不辭而序之
弘治六年癸丑秋九月朔賜進士第資善大夫致仕刑
部尚書莆田彭韶書

花谿集卷一

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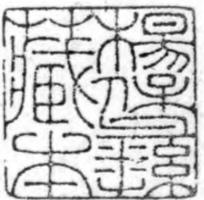
清平山賦

夫何清平之山鬱鬱蒼蒼來神秀於天日萃佳氣於錢
塘浮紫蓋而軼雲雨吐金景而凌朝陽豈天造而地設
將俟時乎發祥爾其盤迴拂鬱坡陀衍迤襟帶乎三江
磅礴乎九地壯吳越之雄藩應斗牛之纒次翼然若鳳

元

沈夢麟

撰



鳳之騫騰奮乎若蛟龍之翬屬若乃林霏斂夕爽氣澄
空鏘百泉之琴筑涵萬谷之笙鏞散天香於琪樹探月
露於珠宮茲山之為清所以沛甘澤而振皇風也既坦
既夷不陂不側鏟^{崖之}巖崖剪蒙茸之荆棘布黃金以為
地展白雲以為席茲山之為平所以息干戈而奠
邦域也其東則天塹壁立海門中開納日月之出入通
潮汐之往來渺靈槎于滄海接山袂于蓬萊其南則神
禹之穴勾踐之區山千巖其競秀水萬壑而爭趨帆落

西陵之渡歌回遠浦之漁西望則靈鷲之峰呼猿之洞
聳樓閣之驚飛鎗鼓鐘之迭送瀉千頃之玻璃亘六橋
之蟬竦北望則萬室鱗次百廬棋布塞車馬於庸莊聚
貨財於商賈薇垣拱宸極之尊栢府肅秋霜之署蓋嘗
登高眺遠覽今撫昔感鳴夷之忠魂弔祖龍之荒迹射
潮之鐵箭沈沙艤浙之餘艎遺石老孤山之梅梢淡蘓
隄之柳色雲昏葛嶺之青月冷岳墳之碧慨往事之銷
沈漠然如長空之鳥沒也地感吳會天開聖朝皇風遠

播陰冷潛消閔海隅之黎庶分廊廟之變臯偉和寧之
忠獻宣德澤而甄陶疏河流之活活賑饑民之嗷嗷藹
甘棠之蔽芾聿新廟之宮堯與相君世濟其美帝念
南邦民亦勞止汝其往哉繼汝先志相君是來承命弗
替起疲瘵於羣生化強梁於四裔妖氛廓清文教漸被
思前王而不忘崇梵宮而歲祀赫祠宇之再新勒貞珉
而昭示日吉辰良禮備樂彰牲拚肥腠黍稷馨香集賓
僚之濟濟沛文物之洋洋化民德而歸厚衍流祚於無
疆嗟惟此山俯仰千古表清平之嘉名與邦家而永固
故覽茲山之清者可以滌蚩尤之霧履茲山之平者足
以遵皇極之路小子何知明時欣遇奮藩籬之羽翼勉
登高而作賦冀天風而我吹附青雲之高步

金雞竿賦

太白流英昴宿宣精妙二氣之軫輻屹一柱而崢嶸近
日月之精華宅天地之清寧此非金雞之竿所以肆赦
而得名者乎其星沈麗水天雨櫟陽黃龍韜其其瑞彩

白藏耿其寒芒質從革而不變材遇礪而愈彰若乃年
 楚委赤瓜子隕黃霜菊爛其有色月桂屑而無香圓級
 肖乎馬蹄紫鏐嗽乎禽吭闡富媪之珍祕哭鬼母之灑
 蒼爰篚而筐爰襲而藏九牧貢於內府三品來乎維揚
 于時鶉火夜伏雞星曉升遙桃都之孕秀騰博桑而長
 鳴想其金味朱冠丹頸玄膺蒼距矯攬彩尾翹騰赤玉
 刻彪炳之文紅綃剪爛編之翎啄天田之稼穡飲咸池
 之冷清一鳴而天門開三唱而離戶明紀渚莫能刻其

巧朱公莫能祝其名於是戒治氏謹攸司合土以倣其
 像范金以鑄其儀方陰陽之磅礴發乾兌之端倪以為
 華盞耶扣之鏗爾而有聲以為跋烏即望之昂然而欲
 啼爾其武庫之令少府之官經營意匠摩挲羽翰差吉
 日聳美觀爰出是雞擢于脩竿是竿也不蔓不枝匪撐
 匪拄干雲霄於上清俯埃溘於下土儼翰音之登天灑
 金莖之承露蓋所以揚巽風作解雨也皇上於是乘玉
 輅駟蒼麟鳳樓啓羽蓋纛續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薰而

萬物春招鶴駕於青宮代鼉鼓於畢門乃監雞竿絳幡
 翩翩爰鶴^有仙羽衣躑躅循朱繩以來下捧紫泥以敷
 宣于以端天下之本于以開人心之天周矢漢薪既從
 於滌蕩鄭書晉鼎又切夫哀憐是宜齊臣羞於委轡楚
 國愧於封錢也且乾為金巽為雞斯剛斷之有取亦申
 命之莫為故金雞之有赦所以軼李唐而有光武帝命
 於九圍也遐邇小臣敢再拜而獻頌曰維雞有星煌煌
 厥靈于以肆赦乃平其刑維雞有竿絳幡翩翩維刑之

恤王道平平於鑠我皇臨下有赫日宣重光時萬時億

記

西軒記

金莊盧亨字嘉^士以其父彥明氏之命持前朝李雪菴學
 士所書西軒二大字來徵予文為記予問之曰子方青
 年雪菴學士去今七十年于茲矣子何以得此士嘉曰
 斯扁乃先世所遺者亨自幼罹兵戈家貧代食於農罔
 罔知向學故先世名號之弗詳予曰子之先世我知其

畧子曾大父縣尹公嘗莅歸安政官滿以其仲子贅
吾族花谿之沈生汝父彥明氏遂家焉尹謂予曰吾從
父踈齋公嘗為浙西廉訪使家藏有踈齋集予請讀之
當時名士之風流文采猶可想見意西軒二字必踈齋
公伯仲間齋扁也今子裝潢成卷表之以貝錦軸之以
碧玉寶之如大物且曰吾將闢一室揭斯扁於其上以
為親朋來遊之地嗚呼若子之志可謂不忘於先世矣
予嘗讀唐史見李勣謂其弟曰吾見房杜辛勤立門戶

悉為不肖子弟敗之今以子孫付汝有不勵言行交非
其類者即榜殺之觀此可見古人嚴於家訓者實有望
於後裔也近世富家大族銖銖黍黍積貲貨至鉅萬曾
不旋踵為不肖子孫敗之者比比皆是焉况自昔年兵
燹以來南北士大夫之子孫或入皂隸或_後厮役其視先
世之琴瑟典籍與凡珍玩予之物不毀於兵燹則必淪
於草野又豈可勝嘆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嗚呼
若士嘉父子之志其能不忘其本而賢於彼不肖者何

帝相去萬萬耶予故於此獨詳於盧氏之世系者將使
彥明之後裔觀西軒二字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讀子
之文或者可以振起其故家文獻之風而自拔於流俗
也士嘉之父子勉乎哉遂書為記

琴鶴軒記

音樂之至古者莫如琴羽族之至清者莫如鶴之二物
者形質不相似也動植不相侔也而其聲音之感常流
通上下者何哉是故虞廷搏拊而鳥獸率舞瓠巴鼓瑟

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琴所以為聖人
之雅學也鶴所以為神仙之騏驎信乎聲音感通之妙
有如是焉予嘗假館於錢塘城東之湯鎮彼有學者錢
以良人品清脩好讀書能臨晉人帖又喜鼓琴其父仲
仁氏扁其軒曰琴鶴嘗令其子求文為記予嘗諾之而
老懶不能即應其請一日與以良同客城府時初秋餘
暑未退復同舟還館所得未數里雷雨大作稍焉風止
雨休陰雲解散明月在天清風襲人灑然有秋意舟至

岸下以良邀予入室張燈啜茶取琴彈之初操宮羽曲
鈞然若奔湍之落高岡也再操商角調飄然若柳絮之
御微風也餘響未終有鶴戛然長鳴若自海南而來者
嘹嘹然若奏鈞天於帝所焉鏘鏘然若舞霓裳於桂宮
焉吾彈琴於下鶴聲應於上將翺將翔將止將起若雄
倡而雌從也母呼而子應也盤旋乎吾屋之上久而之
不去時夜將二鼓燭亦將滅鶴乎漸遠吾琴亦歇以良
請作歌以宣之歌曰大音寥寥兮聽者其誰新聲哇淫

兮我心傷悲琴兮琴兮微斯人吾誰與歸再歌曰有鶴
兮高飛聲泠泠兮來海湄感琴聲而來下嗟吾人兮曾
不如一羽之微歌畢以良乃下榻西齋扶予入偃息予
乃陶然一覺不知東方明矣以良給筆劄請書之為琴
鶴軒記

逸齋記

距錢塘之東三十里曰湯川海門控其南嶽祠抗其北
林麓蔽如桑柘沃若地宜菽麥園多柑橘疑有隱君子

居子子因假館胡氏一日鄉之處士陳雋卿先生過予館下見其儒冠而野服神全而氣完意其為有道之士也及接辭氣語道理傾蓋如平生歡與之締交自此始處士前以逸齋顏其居將乞文於一笑居士書來示友敬老人老人笑曰雋卿去我咫尺爾舍此而弋彼得非輕家難而愛野鷺乎然雋卿吾之親友也遺聲利息交游隱于湯川老且久先生何靳一言以發之予笑曰雋卿嘗^以為^文戲矣今是此是誘我與一笑居士爭衡也

是大不可友敬嘲予曰先生豈欲一字而三緝耶不然何憂憂乎難之甚也翌日復請之曰先生怒至形於色不亦甚乎故不得而辭焉然余聞逸之為訓曰超曰縱曰隱曰遁其義不一而足處士以是名齋將欲超逸乎萬物之表耶抑將隱逸乎巖谷之間耶今夫羅八珍於俎豆實五齋於尊爵吹竹彈絲歌謳舞蹈以夜繼日沈酒濡首此流俗之縱逸於驕奢者也膏盲泉石痼疾烟霞或釣於水或採于山賦考槃之歌享肥遯之利此幽

人之隱逸適乎性情者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
不事非其友不友此則孔子所謂逸民者下此一等若
嚴光周黨之徒皆是焉今僑鄉年高德劭其於流俗之
逸吾知其不為也久矣若無不降不辱處士其可序於
逸民之列與僑知慨然曰某野人也惡乎逸民之敢當
予既而笑曰我知之矣予嘗造僑鄉之庭一室中虛有
局弗樞匪雕匪飾君子攸居逸吾身也俯坐有席縱吾
目也通明有疏左列書史右置酒壺殆將延二仲於竹

下招六逸於睢陽肆志乎文辭放歌乎樂章鉤鉤乎如
振洪鐘以警聵也爛爛乎若明珠短以發矇也然則處
名齋之義真能稱情於文章家者也雖然人情莫不
欲佚矣使處士有田可以供伏臘有居可以適偃息逸
則逸矣吾恐厥後之若子若孫不知前人名齋之義或
流於放逸不檢不幾於宴安耽毒乎尚戒之曰易戒冥
豫書謹無逸又曰毋始勤而終逸聖人諄諄垂訓寧不
凜然可畏焉處士喜而謝曰君子之愛人不以頌且規

我後於無窮也請書以為記

草軒記

草生天壤間為至微之物其載於書歌於詩雜出於古今騷人之詠者君子或有取焉當堯之時有指佞草漢鄭康成有書帶草謝靈運夢池塘生春草至周濂溪先生謂其有自家意思今田仲儀以草名軒將取義於此歟抑他有所取歟仲儀曰不然予先世籍於真定吾父嘗仕於前朝遂居於燕燕社既屋復挈家而南至淮

安而占籍焉既有司以人材舉於京授以行人之命後滿調寶慶稅司官先人因就養而卒獨奉母而歸因讀孟東野雞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之句遂築軒奉母以草名焉僕聞之而嘆曰孝哉仲儀之志也夫草之初生也雷動風散則勾萌而甲拆然非有日以煦之則柔者不能勁弱者不能華矣子之於親也亦然其劬勞之恩非有父母之捐我畜我顧我復我安能長養以成立耶東野春暉之喻政以為人子者之勸也近世富家大室

歌于斯者多以山川名物花卉雲月顏其齋室不過吟詠壺觴以誤賓客之觀美而已豈其有意於奉養哉間有稍知孝弟者以為具肥甘以飲食可也從父母之好惡可也殊不知具肥甘之奉而或失於敬從父母之好惡而不能幾諫非孝也立身揚名而外作威福非孝也幹蠱肥家而內徇聲色非孝也或曲學以阿世或行險以僥倖幽而貽祖宗之辱明而貽父母之憂其為不孝亦甚矣哉必也敬以養其志和以溫其色致肥甘以養

其氣體視寒燠以適其起居正心以閑邪脩身以制慾兢兢焉屬屬焉一舉足而不忘乎父母一出言而不忘乎父母至於流離顛沛之頃常若吾父母之在目夫然後如曾參之兩全樂正子之憂色庶幾矣而猶未也若曰報親之恩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記亦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安為難嗚呼此孝弟所以為天經地義聖門首揭其要示人為仁之本焉然吾觀仲儀之作巡於連雲也其始來也身雖

祭於祿不見其母不樂也及一歲兩迎其母而就養而
仲儀之心始樂矣於斯時也坐吾母於草軒之上少者
奉盤長者奉水兄執爵弟執壺夫進饌於前婦相夫以
備內外之官或戲綵於膝下或弦歌於軒中其喜也融
融其樂也洩洩使胥吏視之而革其心非市人觀之而
服其至行朋友聞之亦莫不起敬起孝也而稱頌焉是
則草軒之設豈世俗之吟詠壺觴以娛賓客之觀美而
已哉僕與仲儀為文字交徵拙作已三載矣僕屢以老

病辭今其秩滿將行情不能已強贅蕪辭以致別仲儀
憮然曰先生規我之言得之矣請書以為記

水雲軒記

石溪之上有蘭若曰寂照其主僧祖上人好與士大夫
交嘗於佛宇之西偏築軒一所四圍皆溪水環抱加束
帶然窗戶明潔几席脩整無藻飾之華有樸素之雅南
則東林山屏於前西則菁山諸峰羅列獻狀致爽氣於
朝夕上人屢徵予文為記予以老懶辭之不獲乃言曰

水之與雲在易為坎山下出泉其始也涓涓然若一線之微散而為百川瀦而為陂池汪洋渟洄其明如鑑其淨如練浮者如雲感者如鰲躍者如鱗鬐振者如鷺羽而其萬折必東之勢放乎溟渤達於江湖滔滔汨汨不舍晝夜于以驗體道之不息有如此者雲生也其始若膚寸之微及其浮於大空英英揚揚逆者如張蓋飄者如垂衣或儼如奇峰或矯如武士或結為鳥獸或散為枝葉倏焉而變則變變變布滿六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手以驗物理之變化有如此者予嘗與上人憑軒而坐臨流而歌波光雲影徘徊乎几席之上可濯可湘可怡可悅可以驗道體可以觀變化不知樂之有會于心也然而上人者方以清淨六塵為明心見性之本然當其禪觀之頃心與水一其寂也未嘗不照其照也未嘗不寂其視是身也如孤飛之雲初無滯礙法且無有又何軒之云乎哉吾知上人名軒之意不過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已上人於是遽然悟躍然喜曰命之矣遂書以

為水雲軒張本

松菊軒記

洪武丙子秋歲當大比閩府二司以禮幣來吳興招予
主鄉闈撤棘之暇左參議王公出松菊軒卷徵文為記
予曰松子與菊幽人處士之所宜有之公今受命來閩
宣化方面距容逃名於松菊耶然松之生於山林也卓
然之質蒼然之色沐雨露而不加榮凌霜雪而不加瘁
而其棟梁之材未嘗不存乎歲寒之操也菊之生於秋

也皇皇其華揚揚其香而其風露之姿亦不為歲晚而
改其節也之二物者公以之名軒豈無深意焉况大江
之南而閩稱大藩庶物之繁夥錢糧之浩瀚盈於几案
者文卷如山積訴於庭下者庶務如蝟毛苟以有限之
精神應無窮之事物將見神昏氣竭心愈勞而治愈滯
矣必也退食之頃休沐之時游泳乎琴書徜徉乎花木
使神清而氣明如鏡之燭物隨照而賦形庖丁解牛遊
刃有餘地其於施設之際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而猶

未也公方年富力強才全德備將見他日登庸廟堂之上黼黻皇猷經綸大業致吾君於堯舜之壽考措斯民於堯舜之時雍斯時也身享遐齡功成晚歲方將告老於朝歸休釣游之所入室而問曰松菊得無恙否夫然後沐陶之白之清風詠晉處士之佳什前不讓香山九老之樂後不愧洛中耆英之會使松菊有知意必曰明哲而歸者吾松菊之東道主人也若然則名軒之意可謂謂成始成終者矣公笑曰命之矣請書之為記

序

送歸安縣丞趙千頃序

余今年老且病日甚加以暑熱如附火杜門偃蹇不入城府者三四月昨之日姪子沈貞謁而言曰吾邑丞南海趙公滿且代聞避席官舍僦市屋以居行且有日矣伯父辱知於公也甚厚可無言以贈之乎予作而起曰嗟乎才之難得久矣自吾邑之燬於兵也垂二十年於茲錢糧之重科徭之繁戶口之富貧田畝之虛實使吏

於是者非有循良之才則民告病幾何不相胥而轉乎
溝壑耶始趙公以儒者來丞吾邑鋤強梁扶孤弱宣化
於公堂讀法於閭閻雍雍然有循良之風吾甚慕也未
幾而河東羅侯以進士來作伊尹以剛正斷於上丞以
愷悌懷於下同寅協和教化流行使向之告病者如寒
得裘渴得飲民亦汜可小康矣雖然余因是復有說焉
儒者不曰窮經將以致用也然而白首窮經卒無一長
之利於物者何哉非經之罪也吾才之不足以展其用

也昔為童子時每見鄉黨之論政指甲而言曰某也疎
吏得以作威福又指乙而言曰某也黠民無以指手足
及其自試一官吏抱案於前民訴訟於下迫以簿書之
期益以公上之命則瞽然則昏慢不知可否向之譏評
者亦何異於木偶之笑土偶哉大抵時有古今事有難
易設心有夷險賦才有優劣鳴琴之治可行於宓不齊
之時而不可則於後世哦松之政可行於崔斯立之時
而不可責於今之日苟泥於此而不通乎彼則刻舟求

劍緣木求魚吾見其用力勞而卒無可觀者必也本之
以忠信濟之以才力廉以守之智以辨之剛以斷之柔
以懷之如此庶乎為政乎游刃肯綮無難矣古人有言
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嗟呼才之難得
也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僕嘗以諸生謁公於休
暇之次公以僕齒稍長復與於斯文見必進之賓階啜
茶談論悉出篇什無吝纍纍乎珠璣鏗鏗乎金石可謂
聲律之道與政通矣於其行予不能忘情焉於是命僕具

舟楫崇酒於觴率子與姪追送之城東門外因叙以別
然猶慮之不能達其意也重系之詩曰

吳興郡治山為城兩縣角立如股肱歸安樓欄枕鷗汀
雙溪東流滙懸庭閭閻昔年毀于兵錢糧山出科搖并
瘡痍告病鳴不平仁之過之弗忍聽量離宣光王者興
布衣書客來作丞呼我父老集松庭恂恂撫字矜其情
如彼執熱濯以冰盤根錯節空峻增匣中利器新發矧
有時休休溪先亭盍簪逢掖來蒸蒸高歌風雅使我聽

金春王應聲彭鈞嗟哉歲月如流星束書考績將朝京
甘棠橋東水如澗荷花礙舟留爾行沙頭我有酒一罌
不如秦淮醺醪清天風鴻鵠秋冥冥仙人夜騎鳳凰翎
帆如飛蓬爾勿停金甌已覆先生名

寧壽堂序

浙江布政使左叅政武昌周侯以寧壽名其奉親之堂
縉紳大夫士咸為之歌詠其事適余自吳興來校鄉試
屬余為之叙余乃為之言曰天下之事足何心而快乎

已者常不能相兼故洪範以富壽康寧攸好德而為福
老病有孤舟者壽矣而康寧有所不足焉九十行帶索
者壽而康寧矣而奉養有所不足焉此福之所以難全
也周侯起家詩書官達天朝由小司寇出叅大藩佐方
伯之榮秩三品之貴而太夫人以耆艾之年享千鍾之
養升堂朝夕緋衣金魚光照白髮而耳聰目明四體強
健子孫扶攜板輿羅列先後所謂富壽康寧於是乎備
矣然所以致此者則由積行累仁篤生賢子而其富壽

康寧皆收好德之所致也若余也大馬之年九十有二
雖未至溘先朝露而二子相繼早世梵然孤孫耕鑿以
相養視周侯之尊夫人則五福有備不備之珠矣馬得
不欣羨夫周氏而願執筆以叙其傳乎抑余聞之記曰
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請為周侯誦之是
為序

贊

楊原英像贊

貌龐而恭神清而充文采彬彬威儀顛顛手持鐵如意
頭戴玉芙蓉寫閒情於綠綺振高步於雲松或吟風於
詩篇之表或玩世於杯酒之中泉置置而莫我知分將歸
休乎苕水之南東賴月評之有在兮吾與子為鄉人之
儒宗

田仲儀像贊

烏帽莪如朱衣襜如神完而清氣完而舒動容有威儀
步武鏘瓊琚望之者知其為中原之名宦即之者識其

為士林之吾徒志養乎草軒心遊乎帝都吁忠臣本於
孝子其田仲儀氏之人歟

古樂府

青荷葉

亭亭青荷葉托根水中央翠姿承雨露茄蜜散清香云
何屈溽暑未擢雲錦裳我將製為衣憐爾藕絲長絲長
終補衮心苦事君王縱使秋節至凋零亦何傷

姑惡詞

姑惡兮家嚴姑嘻嘻兮家顛爾命自薄兮又何怨江鄉
春雨如蒲綠日夜哀鳴誰爾憐

蓮房謠為韓蕭山作

清水生蓮花花落蓮結實金粉委柔鬢綠蓬含新韻郎
念蓮心苦買遺新婦喫還知游子衣難將藕絲緝君不
見世間何物最關情蓮房元自蓮根生班班桑間雉雄
雌相追隨云何美少年三十尚無妻所憂慰親老薄言
結婚好落花飛過鳳凰溪溪上誰家新婦啼

楊柳花

楊柳花飄零落誰家南風顛狂郎去急妾向江邊猶浣
紗凝情洗得江波綠漢家漫說黃金屋面頭江北隔江
南妾奉姑嫜郎做官

雲霄鶴簡趙季石

昂昂雲霄鶴託身喬木林一朝焚其巢痛憤不能任西
飛過餘杭哀鳴有遺音公子鳳之雛求友乃其心招我
山之陽憩我堂之陰飲啄豈不好無奈樊籠禁維址有

嘉樹牖戶重重深願言借一枝逍遙散冲襟

前烏夜啼

烏夜啼錢塘城頭楊楊衰東飛啞啞青海涓母兮前呼
子後隨風沙漠漠日色薄雖欲反哺將安歸烏夜啼兒
寧不悲

後烏夜啼

東鄰有老烏辛苦生二子子兮毛羽乾母也忽已死衆
雛呼其羣啄土聚成墳烏飛墳上栢哀號不堪聞君不

見沈家橋西郭家住有烏養子青松樹

閨門曲

骨肉恩愛切莫如弟與兄云何甫少壯離居事分爭銖
銖私貸財寸寸限溝塍遂令妻孥間評語肆縱橫昔為
同胞親今為齊與秦昔為連理枝今為猶與薰靜言思
厥初有淚沾我膺君不見井東桃根被蟲噬井西青李
亦不結

綠衣曲

郎心如水流一去不復收妾心如水綠可照不可漉倚
門日日望郎歸桑柘成陰無寸絲

西湖房中為韓蕭山作

妾家住西湖門前種宜男名花照綺羅舉步春毵毵終
然無所託飄忽二十三夫子念夙好百里遺芳緘置妾
坐中閨酣歌樂可湛河水本東流凱風吹自南豈無潔
已心敢效衆女貪誓將事夫子朝夕奉衣衫入室星在
戶褰花滿簾

鳩燕詞

雄鳩一何巧飲啄四顧常不飽燕子何拙結巢茅簷
手可掇巧者翻身被羅網拙者雌雄自相頡君不見世
間禍福常千變林下雄鳩堂上燕

靈鳳吟

金陵嵯嵯兮奠南極上有高臺兮去天咫尺鳳千年而
來征鏘和鸞於朝日有雛兮東飛華彩彩兮苔之涓瞻
鳥林兮爰止脚逍遙以相依一鳴兮噦噦鬻官輪奐兮

集我衿佩再鳴兮協和宣聖化兮佐我弦歌嗟苔之水
兮淦淦匪醴兮鳳不肯飲彼黍稷兮有萬斯億匪竹實
兮鳳不肯食曰枳棘不可以久棲兮終當和鳴球而戛
擊綵翮兮高翔乘灑氣兮起陰陽睇上林之玉樹歛歸
飛于帝鄉顧飢雛兮垂翼風雨飄飄兮悲鳴啾啾願追
飛兮莫附仰寥廓而太息

詠貧女和邵山人韻

西鄰有貧女茅屋生秋風被服雖弗完生身在深重顏

如冰霜瑩心與金石通夜深援琴歌哀怨託絲桐雖云
妾命薄君子當固窮齊門本好竽汝瑟徒爾工浩水水
赴壑英英雲度空九疑路盤紆欲往疇能從願憑班班
淚洒向葛陂筇

詠貧士用前韻

東鄰有貧士竊慕夷齊風未薇式樂饑烏有異味重念
昔耽文史名忝桂籍通一朝事乖忤如棄爨下桐得非
命之然豈曰吾道窮絡緯知秋節扎扎催女工出門催
化策此扶衰筇

竹枝曲

瓜枝小舟蓮葉浮湘中風浪幾時休明朝一船盪兩漿
戴奴款款到湖州

縑絲纔罷婦猶整兩足如霜踏水車田家自有種田候
年年只看冬青花

練溪女兒美如玉買棕結帽衣食足近來却嫌藤價高

日暮江頭斫桃竹

棟花開時南風起送郎南征渡江水
今秋若道郎不歸樹頭誰采金鈴子

戲效鮮卑勅勒以詠種田父養蠶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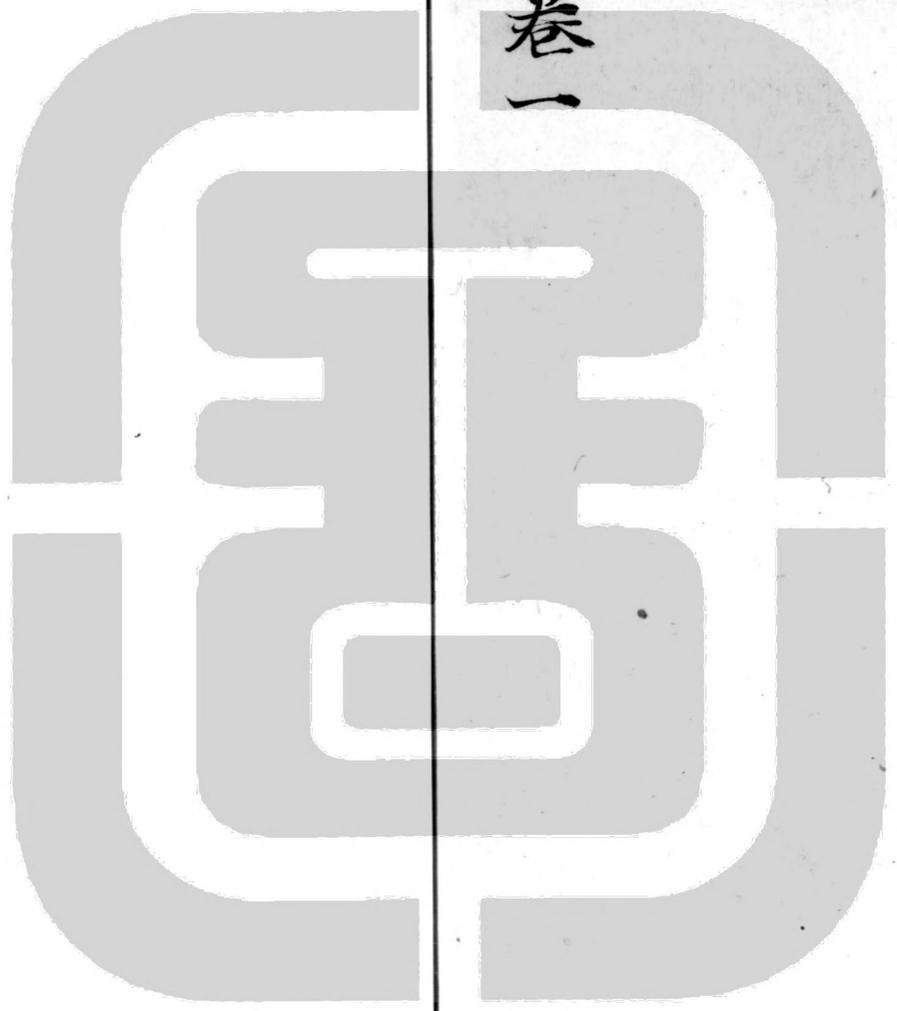
種田父何辛苦身如橐駝汗滴焦土
秋風涼露為霜石

上坎坎春黃梁

養蠶婦何辛苦首如飛蓬衣帶藍縷
鹽索索姑不樂繅絲不多妾命薄

花露集卷一

花露集卷一



七

